

我的父親

(續完)

喬家才

自己創業辛勞備嘗

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，初出茅廬，既沒有經驗，又沒有資本，而要去創業，談何容易。但是父親有堅強的創業精神和信心，他先從製造本地羊皮開始。本地綿羊皮，皮板不容易剝薄，羊毛短，打不成九道彎，穿不了多久，羊毛就會混成一片，俗話叫做「擻氈」。這種皮襖不名貴，不值錢，不能外銷，祇能供給本地貧苦大眾穿用，價錢便宜。製造這種皮襖，家庭工業，一人班，設備簡陋，非常辛苦，而獲利微薄。

每年秋冬，父親攜帶幾百文銅錢，荷一條扁担，收買羊皮。沿村沿街，邊走邊喊：「收買羊皮！收買羊皮！」

一般人家殺過羊，都存有羊皮，聽到收買羊皮的，拿出來出售。父親把買回來的羊皮，積存到第二年的夏天，自己熟皮，自己剝皮，自己縫製成羊皮皮筒子，廉價賣出去。雖然獲利不多，總算開創了自己的事業，有了工作，祖母也替他高興。

交城和臨近各縣的村莊，都有當年父親收買羊皮時走過的足跡。有一天，父親走到介休縣境，發現路上行人往來來非常多，經過探聽，才

知道都是上綿山趕廟會的，有些人是上山燒香還願的。

有人告訴父親，綿山的空王佛是唐太宗封過的，非常靈驗。於是父親一邊走一邊許了個願。空王佛如果靈驗，讓他創業成功，他就上綿山，送三百兩紋銀還願。在那個時代，三百兩紋銀不是一個小數目，父親許了個很大的願。

據山西通志記載：「雲峯寺在介休縣西南五十里抱腹岩。峯擁松蔚，石梯陡峻，古洞天成，綿山勝境。僧志超自汾西滾鐘寺徙居此，初入綿山窟，懸崖峭壁，飛渡而過，至抱腹岩。唐貞觀初，化衆見金字牌云：『空王古佛』。太宗詔賜，唐空王佛號，建寺於渡，塑像寺中。」

後來父親的事業蒸蒸日上，成了交城縣工商界最成功的人物。他沒有忘記年輕時所許的大願，六十歲那年，他一個人上過一次綿山，送去一百兩紋銀。他打算七十歲時，全家再上一次綿山，再送二百兩紋銀到雲峯寺。不料因我離家從軍，使他老人家萬事索然，一病不起。而我家的家產，也在他老人家逝世六年後，逐漸凋零，終於一敗塗地。我們沒有代他還了他許下的心願，成了一件憾事。

談起分家手足情薄

祖母逝世後，大伯母和二伯母看見父親終日辛苦，不過混個衣食，沒有甚麼出息，恐受他的拖累，吵着要分家。她們心眼小，有眼不識泰山，根本不了解父親。分家在那個時代，不是一件光榮的事，祖母一死，就鬧分家，會受社會批評的。父親怕祖母蒙羞，讓人家恥笑，祇有忍耐，不理會兩個嫂嫂的胡鬧，早出晚歸，避免和她們碰頭。

祖母逝世三週年，上過墳，祭祀完畢，那天晚上，父親對兩位伯父和伯母說道：「再不用你們吵着要分家了。現在媽的三週年已經過了，是分家的時候了。就是你們不想分，也不行了。」

大伯父和二伯父當然歡迎分家，可是他們又很執心，怕父親要分他們的財產。因為他們各人有各人的事業，各人也有各人的私有財產。雖然他們都沒有公開，一旦父親提出，在沒有分家以前的各人財產，應該是公有的。如果父親要分，也是合乎情理的，他們就很難應付了。因此兩位伯父傷透腦筋，既想分家，又怕分家，患得患失，爲了分家的事，着實有些進退兩難。

其實，這些都是他們多慮的，父親根本沒有把他們的那些私有財產看在眼裏，放在心上。分家不過是辦辦手續而已，免得他那兩位嫂嫂整天嘖嘖嘖，今天要分家，明天要分家，鬧個不休。因為他對分家沒有任何要求，任何爭執，所以祇請了他的一位表兄，做他這一方面的證人，不過虛應故事而已，不要代他說話，也不要代他爭執。

當分家商談開始的時候，兩位伯父欲言不言，不知該怎樣說話，那種忸怩作難的樣子，父親着實看不慣，的確有些生氣，忍不住說道：「你們兩位兄長，用不着作難，我就是窮到討吃要飯，也會隔過你們兩家的大門，我不會要你們的甚麼。」

「賢弟！這話當真？」二伯父聽到父親這樣說，心裏說不出來的高興，好像怕父親反悔了收回去，抓住機會，絕不放鬆，趕緊插嘴叮嚀一聲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誰同你說空話？你放心好了。」父親毫不遲疑，很肯定的告訴他。

經過父親這麼一說，表明他對分家的態度，氣氛一下子輕鬆了。當事人既然沒有甚麼爭執，辦事的人正好順水推舟，一切都不成問題了。這次分家既然不提兩位伯父的私有財產，實在沒有甚麼可分的。父親分到了他自己住的一間房子，一隻碗，一雙筷子，這樣就算分家了，兄弟三人各奔前程。

父親一生最痛心，最不能忘記的，就是二伯父叮嚀地問他：「賢弟！這話當真？」

這次分家，說明了中國的舊社會，有時在大眾的無知情況之下，談不到中國的固有文化倫理道德。兄弟是五倫之一，手足情深，應當相互幫助的。而二伯父那種絕情絕義，使父親非常痛心，終身不忘。

合夥經營知人善任

父親雖然沒有多讀書，識字無幾，可是通情達理，知人善任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及的。父親的態度威嚴，度量恢宏，意志堅強，處事果敢。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他能苦人之所不能苦，的確不是一位等閒人物。假如他老人家生長在通都大邑，多讀幾年書，社會接觸面開擴一些，不論從事甚麼事業，我想都會有很大的成就，可以顯赫一時，豈祇積財數十萬銀元而已哉？

父親的事業真正開始，是在和陽渠的常景福合資開設「天德源」製造灘羊皮工廠以後。父親的財股比較多，年紀也比較大些，又是科班出身的內行，所以做了大掌櫃，常景福成了二掌櫃。因為父親了解常景福，知人善任，天德源的業務，完全由常景福主持，父親很少過問。

常景福叔的像貌性情，一直到現在，我還記得清清楚楚。他的臉形寬闊，有幾點麻子。他的性情爽快開朗，說話的聲音非常宏亮，說一不二。他的脾氣非常壞，在交城工商界是有了名的，人家送他一個很不雅的外號「三環棍」。他和父親發生過一次很不愉快的衝突，一直流傳在交城工商界。

有一天，為了一件事情，常景福和父親的意

見不合，他一怒之下，一把抓住父親的領口，硬要拉到東關去講理。東關是商業區，錢莊、綢緞店、雜貨店等大商店都在東關。天德源在城內，距離東關有一段路程。二掌櫃拖上大堂櫃到大街上說理，成何體統？

父親不願意到東關去丟人現眼，也着實惹不起常景福，寧願讓他三分。好不容易掙脫，才逃回家裏，三個月都不進城。還是景福叔自知理虧，親自到我家邀請父親，才再進城，再去天德源。這一個故事流傳開以後，一般工商界人士才佩服父親的忍耐工夫和容人的雅量，成了交城工商界的佳話。

父親為甚麼對常景福那樣容忍呢？在一般人想來，那是不可思議的。父親對他非常了解，他有本事，能幹，正直坦率，一清二白，千金可托。這樣的伙伴，千萬人當中也挑選不出一個來，為甚麼不容忍他呢？因為常景福非常能幹，不用父親操心，天德源的業務蒸蒸日上，年年有盈餘，成了同業中最興旺的一家，父親當然要讓他幾分。天德源資金雄厚，信用卓著，父親和常景福很自然成為交城工商界了不起的人物了，這也就是我家被列為頭等富戶的原因之一。

記得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，景福叔突然病了，病的很重。陽渠距離義望祇有五里，父親每天要去陽渠一趟，有時半夜三更才回來。父親回來，要是面帶笑容，不用問，一定是景福叔的病情好轉了。如果父親回來，愁容滿面，不說一句話，一定是景福叔的病情加重了。景福叔病情危急的時候，父親一直守候在旁邊，眼看到他噁了最

後的一口氣，穿好裝裹的衣服，痛哭一場，才回到家裏，情義之深，令人感動。

父親失去一位得力可靠的伙伴，非常悲痛，非常灰心。景福叔死後第二年，父親決心結束天德源，不再經營。經夥友們和常太太一再懇求，爲了大家的生活，繼續營業，才打消了結束的決定。景福叔的人股，定爲永久的，以爲紀念。

另外一件知人善任的故事，是父親支持宏盛永錢莊的二掌櫃任珍。父親在宏盛永的財股本來很有限，却成爲宏盛永最重要、最有力量的股東，就是因爲父親大力支持，宏盛永才渡過幾次難關，沒有倒閉。宏盛永的大掌櫃苗興，是位忠厚長者，不大管事。二掌櫃任珍，精明強幹，很有能力，父親認爲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但是他的運氣不好，放了好幾次呆賬，不但損失了利息，連本錢也收不回來，無法週轉，頻臨倒閉的邊緣，父親以天德源雄厚的財力大力支持，才能繼續維持業務，渡過難關，轉賠爲賺。任珍始終感激父親，認爲是他一生唯一的知己。

了解兒子因材施教

父親對我們兄弟的了解，真够得上「知子莫若父」。

大哥志大才疏，表面上看來，好像精明強幹，實際上糊塗到家，是一個很沒有把握的人。父親知道像他這樣的人，不但不能擔當重任，創立基業，就連保持已有的基礎，都靠不住。一離嚴格的管束，就會出毛病。所以要他呆在宏盛永，受任珍叔的訓練和管束。

自我記憶以來，大哥就在宏盛永錢莊，可是

他十二萬分不願意呆在那裏，很想擺脫任珍叔的管束，去自由發展，父親硬是不答應。父親逝世以後，大哥自由了，第二年，他終於離開宏盛永，擺脫任珍叔的管束，要施展鴻圖。

十九年中原大戰，閻馮以山西一省的財力對抗全國，戰爭失敗，山西省銀行發行的「晉鈔」一再貶值，最後，二十元才能折合一元。這一仗把山西人的財產打了個淨光。我家存在宏盛永的存款，原來都是以銀兩爲單位的。既不是銀元，和晉鈔貶值毫無關係。同時，宏盛永把大部份存款調到省外，調到天津，並沒有受到晉鈔貶值的損失。大哥心血來潮，要解決宏盛永存款問題，任珍叔主張暫時不談，將來再說。可是大哥不答應，硬要解決。結果，以三成折合，損失很大，才寫信告訴我。

我向宏盛永提出異議，任珍叔不作正面答覆，却問我，我家由誰作主。我告訴他，賺了錢，誰都可以作主，吃了不合理的虧，誰也做不了誰的主。我家存的是紋銀，並不是晉鈔，所以我不同意這樣折合。同時責備他忘恩無義，對不起父親。任珍叔一氣之下，把我家的損失補足，却把宏盛永結束了，這可說是大哥一手促成的。

不聽老人言的惡果

大哥離開宏盛永以後，和石明亮等人開設了一家錢莊，我在北平聞訊，極力勸阻，沒有生效，這一家錢莊終於開張了。最不應該的是硬拉上我岳父郭景璞投資，他在東北經商，辛苦賺到錢，這一次損失淨盡。我家資本最多，岳父次之，不到兩年，這個錢莊倒閉了。所有的資本賠

光，還欠下外債，把我們兩家的存款，全部抵償了外債。我家損失在六萬以上，我岳父損失，也多達四萬。

我岳父一氣之下，把他們告到縣政府。當時山西的縣政府，有一位主管司法的承審員審理司法案件。承審員把二掌櫃和四掌櫃關起，賬簿放在他的辦公室，不審不問。二十四年春節，我回到家裏，看了岳父所告的狀況，十大罪狀，頭頭是道。但是官司打下去，並沒有解決問題。決定來一次調解。我請承審員派人送來賬簿，以便調解時參閱。

這個錢莊開張以後，在哈爾濱設有分號。爲甚麼不到兩年，會賠十幾萬呢？四個掌櫃，大哥也在內，都不明白。我把賬簿仔細看過以後，發現在哈爾濱高利吸收存款，在交城低利放出去。這樣做銀錢業生意，有多少錢都會賠光，真是古今奇聞，也證明了父親對大哥的認識深刻，終其生不讓他離開任珍叔管束的道理。

父親逝世後六年，我們分了家，雖然財產已經損失的差不多了，沒有分到甚麼，總比分債務要好多了。

父親在世時常說，祇要我們兄弟安分守己，終身不會愁衣愁食。不過他又說：「不論他的財產怎樣多，也不够大哥去剔弄；他的財產再少，二哥也保護不住；至於我呢？不論多少，我也不會放在心上。」

兩位弟弟年紀小，他老人家沒有批評。知子莫若父，父親對我們兄弟了解的這樣透徹，能說他是一位平凡的人嗎？